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題詞

旗亭記題詞

予讀小史氏宋靖康間董元卿事伉儷之義甚奇元卿能不忘其君隱於俔離某氏能歸其夫且自歸也最所奇者以豪鷙之兄而一女子能

再用之以濟却金示衣轉變輙從立俠節於閨閣嫌疑之間完大義於山河亂絕之際其事可歌可舞常以語好事者而友人鄭君豹先遂以浹日成之其詞南北交叅才情並越千秋之下其氏一戎馬閒婦人時剸劌有生氣亦詞人之筆機也嗟夫董生得反南冠矣獨恨在宋無所短長於時有以自見使其氏之俠烈不獲登於

正史而剏落於傳奇雖然世之男子不能如奇婦人者亦何止一董元卿也

玉合記題詞

余在春客宛陵疎闊如邛之遇猶憶水西官柳蘇蘇可人時逆我者姜令沈君與梅生禹金賓從十數人去今十年矣八月太常齋出宛然梅生造焉爲問故所遊長者俱銷亡在者亦多流

洎余泫然久之爲問水西官柳生曰所謂縱使君來不堪折也因出其所爲章臺柳記若干章示余曰人生若朝暮聚散喧悲常雜其半奈何忘鼓缶之驩鬭遇甸之宴乎予觀其詞視予所爲霍小玉傳並其沉麗之思減其穠長之累且予曲中乃有譏托爲部長吏抑止不行多半韓蘄王傳中矣箬生傳專而止足傳於時第予昔

時一曲纔就輒爲玉雲生夜舞朝歌而去生故
修竊其音若絲遏徹青雲莫不言好觀者指人
乃至九紫君之酬對悍捷靈𢈪于之供頓清饒
各極一時之致也梅生工曲獨不獲此二三君
相爲賞度增其華暢耳九紫玉雲先嘗題書問
梅生梅生因問三君者一來遊江東乎于曰自
我來斯風流頓盡玉雲生容華亦長矣嗟夫𡚒

如章臺柳者可勝道哉爲之倚風增歎

牡丹亭記題詞

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卽病病卽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溟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

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眞
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
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傳杜太守事者彷
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見女事予
稍爲更而演之至於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漢睢
陽王收考談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
盡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

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邯鄲夢記題詞

士方窮若無聊倏然而與語出將入相之事未嘗不憮然太息庶幾一遇之也及夫身都將相飽厭濃醒之奉迫束形勢之務倏然而語以神仙之道清微閒曠又未嘗不欣然而歎惝然若有遺暫若清泉之活其目而凉風之拂其軀也

又况乎有不意之憂難言之事者乎回首神仙蓋亦英雄之大致矣邯鄲夢記盧生遇仙旅舍授枕而得婦遏主因入以開元時人物事勢通漕於陝拓地於番讒構而流讒亡而相於中寵辱得喪生死之情甚具大率推廣焦湖祝枕事爲之耳世傳李鄴侯泌作不可知然史傳泌少好神仙之學不屑昏宦爲世主所强頗有幹濟

之業觀察鄴號鄴山開道至三門集以便餉濟又數經理吐番西事元載疾其寵天子至不能庇之爲匿泌於魏少遊所載詐召泌懶殘所謂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是也枕中所記殆泌自謂乎唐人高泌於曾連范蠡非止其功亦有其意焉獨歎枕中生於世法影中沈酣吟囈以至於死一哭而醒夢死可醒眞死何及或曰按記

則邊功河功蓋古今取奇之二竅矣談者殆不必了人至乃山河影路萬古歷然未應悉成夢具曰既云影跡何容歷然岸谷滄桑亦豈常醒之物耶第槩云如夢則醒復何存所知者知夢遊醒必非枕孔中所能辯耳

南柯夢記題詞

天下忽然而有唐有淮南郡槐之中忽然而有

國有南柯此何異天下之中有魏魏之中有王
也李肇贊云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
聚何殊嗟夫人之視蟻細碎營營去不知所爲
行不知所往意之皆爲居食事耳見其怒而鬭
鬭豈不吹然而笑曰何爲者耶天上有人焉其
視下而笑也亦若是而已矣白舍人之詩曰蟻
王乞食爲臣妾螺毋偷蟲作子孫彼此假名非

本物其間何恐復何思世人妄以眷屬富貴影
像執爲吾想不知虛空中一大穴也倏來而去
有何冢之可到哉吾所微恨者田子華處士能
文罔弁能武一旦無病而死其骨肉必下爲螻
蟻食無疑矣又從而役屬其寃氣以爲臣螻蟻
之感乃甚於虎狼此猶死者耳淳于固儼然人
也靡然而就其微假以肺腑之親藉其枝幹之

任昔人云夢未有乘車入鼠穴者此豈不然耶

一往之情則爲所攝人處六道中嚬笑不可失

也客曰人則情耳玄象何得爲彼示傚此殆不

然凡所書夜象不應人國者世儒即疑之不知

其亦爲諸蟲等國也蓋知因天立地非偶然者

客曰所云情攝傚見本傳語中不得有生天成

佛之事乎曰詎蟻不當上天耶經云天中有兩

足多足等蟲世傳活萬蟻可得及第何得聲名
蟻生天而不作佛夢了爲覺情了爲佛境有濟
狹力有强劣而已

紫釵記題詞

往余所遊謝九紫吳拾芝曾粤祥諸君度新詞
與戲未成而是非蜂起訛言四方諸君子有危
心略取所草具詞梓之明無所與于時也記初

名紫簫實未成亦不意其行如是師惟審云此
紫頭之青非臺上之幽也姜耀先云不若遂成
之南都多暇更爲删潤訖名紫釵中有紫玉釵
也霍小玉能作有情癡黄衣客能作無名豪餘
人微各有致第如李生者何足道哉曲成恨帥
郎多病九紫粤祥各仕去耀先拾芝局爲諸生
倅無能歌樂之者人生榮困生死何常爲歡苦

不足嘗奈何

溪上落花詩題詞

長孺僧孺兄弟似無着天親不綺語人也一夕作花溪詩詩百餘首刻燭而就于經時閉門致思不能如其綺也長孺故美容儀少年幾爲道偪人看煞妙於才情萬卷目數行下加以精心海藏世所云千偈瀾番者其無足異獨僧孺如

愚未嘗讀書忽忽狂走已而若有所會洛誦成
河子墨成霧横ㄕ横竿無所罣礙此獨未宜異
也僧孺故拙於姿然非根力不具者以學佛故
早斷婚觸殆欲不知大壞間乃有婦人矣而諸
詩長短中所爲形寫幽微更極其致如溪上落
花詩苦心都欲盡微波更不過有艷都成錯無
情作可依不妨作道人語至如春日獨當爐卓

女盈盈亦酒家數錢衣價半羞花僧孺下近蠻
頭何知羞態七寶避風臺翠纓裙帶愁牽斷纜
得斜風燕子來僧孺未親裙帶何知可以鎖燕
燕姬墮馬一道香塵出烏頭金蓮銀凳緊相鈎
僧孺未曾騎馬何識香尖春閨怨乳燕春歸玳
瑁梁無心頓創繡鴛鴦僧孺未經摧繡安識倒
鍼當是從聲聞中聞緣覺中覺耶無亦定中慧

耳然予覽二音有私喜焉世云學佛人作綺語
業當入無間獄如此喜二虞入地當在我先又
云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則我生天亦在二虞之
後矣

湯許二會元制義點閱題詞

人之愛子甚于愛其身慶其身常嘗慶其子常
恩此其故何也予弱冠舉于鄉頗引先正錢王

之法自興其伍已輒流宕詞賦間所知多謂予
何不用法吏一夲爲南宮首士最而好自潰敗
爲予心感其言不能用也庚壬二年閒制義不
能盈十比杭守貳監利姜公奇方迫予明聖湖
頭令作蓺已近臘而逾春卒卒成一第去久乃
悔之予力與機可爲王錢而遠之者亦非命也
生長子遯年孟舒早慧因以所常悔者望之取

國朝省會諸元作定爲正清側清之目示之兒
遂曰何一以清耶予曰萬物惟清者貴元骨皆
清十之三不能無側者耳此目隨遷亡去欲巽
目之仲大者曰元多時貴人或以側爲諱巳之
時季子開遠方學耗求可爲法者予教之曰文
字起伏離合斷接而巳極其變自熟而自知之
父不能得其子也雖然盡于法與機耳法若止

而機若行錢王遠矣因取湯許二公文字數頁篇爲指譬以示湯公止中有行行而常止許公行中有止止而常行皆所爲正清者也不從橫氣來不從橫襲見得天高而人深故法盡而機神此予之所遷延流離而不能得者也而以教吾子此豈不謂之大愚也哉 庚戌

蕭伯玉制義題詞

唐人有言不顚不狂其名不彰世奉其言以視
士人文字茍有委棄繩墨縱心横意力成一致
之言者舉詑曰此其沸名已耳下者非其固有
高者非其誠然乎必病此語必若所云張旭之
顚李白之狂亦謂不如此名不可猝成耶弟曰
怪怪奇奇不可時施是則然耳乎所友吉州人
士最篤長者義理淳深少者亦復風氣雄遠緩

急可爲世有故予每見吉州人士輒喜寔不同
餘州人也九月聽楊南州梟梟然誦其名至泰
和蕭君士瑋則啞然羣嘆曰此名士也予益爲
之喜已乃知爲予邑南海龔侯所録伯玉求謂
謝而同陳大士夕予燕語冲然流涖今昔目中
久不見如許客也明日得其文字十數首大致
奇發頴豎離衆獨絕繩墨之外粲然能有所言

非苟為名而已大士曰方岳李公觀察蒼公且為伯玉刻此行之夫二公者士所証鄉閭人也而已爾則向所云不可時施者又不然矣夫不苟為名而又可以時施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芳草集題詞

辛丑夏五予坐廢交遊殆絕有客泠然數千里扣玉茗堂扉而去媒以芳草詩蓋吳下彭與祖

也急起攝衣冠而謝之學其世則吳先賢彭孔嘉先生其祖云芳草詩晉江李宗謙爲序首列王長公布衣遊三人云俞仲蔚好里居而與祖喜遊謝茂秦俠盧次楩使酒與亂都無甚意庶幾馴雅君子與與祖宴遊月餘恂謹殆甚間所嘗遊必爲堅護其所不足而按衍其所長於遊道中號爲長者每出其詩一過於宗謙瀟灑婉

蒨之目可謂如其人如其人嗟夫　肅廟在御天下豐樂　上好爲神仙清詞詞臣向用因風隨流客都官者各厭所懷而去人士日以嬉遊工文詞聲伎使氣彈射相高亦其時也屬者此道殆絕文章家鉅人皆已前死而予亦坐廢空寘蓼落之中見所爲彭先生孫者殆亦莊生所云跫然足音也予觀王長公謂彭先生豪於文

詞貌伏爽秀絕不挂人臧否沃之酒醉而益恂
與祖之文情酒德乃自其祖以來莽莽榛楠固
不足為大雅道矣生且行還吳見馮元敏先生
過廣平見大梁男子劉誠父其亦有同乎落穆
之悲乎芳草之詩曰何如薄世務又欲求知音
殊有味乎其言之也偶為題其卷之首

玉茗堂全集卷之六終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記

江西按察司修正衙宇記 代作

臬司法度之所出納處也其公私堂合中側高下晦明長廣皆必有中乎臬而後可以觀可以處是故易之蠱有事而貞有止也專固未有離

因革者因而莫可以革革而莫有以因則亦猶
之乎因革而已惟夫因而必不可以無革革而
幸可以無失其因則一不爲過勞而不可以幾
逸法易以維新而衆可與樂成此其善物也江
西臬司政事堂蓋今上甲申歲吾師金存菴先
生所重飭者拔地起如雲緣是脩齋益以仰而
下且故東偏也昨冬予代之廢之久日失公宇

而莫爲之興偏而莫爲之正得無非吳所
宜乎先政者安之惟節之虞夫節取不傷財不
傾民而已矣幸有以因乎敢安而弗圖于是因
其署而中之一榱無易也因其房而翼之益冗
木十之一因廡而高之三尺餘前後際地障爲
三各因而二之又因而房焉級焉引以升無迫
于堂也方隅之蓺隆也因而閣焉絡之以東北

垣以內東西三十六丈南北二十二丈其方闊

卯涔也因而截其三之一爲水榭焉拓舊署之

一鎮二楹而三耳且非徒如是而已也徒隸無

所廢于官工稍無所料于民因于堂用之餘節

縮而供之裁具而止在節中正以逼不敢鋪當

位乎是殆所謂蠹而後事責而即止者與夫然

後堂與署靚乎其直而相縈也蓋闔以明乎乎

其達而無仰也豈以清翼乎其崇而相將也嚴以盈可以出憲令可以時陰陽可以式燕而周謀可以退食而靜思然即吾屬之罔不克臬也其永有躋于是乎是役也昉丁未臘六日落成戊申四月八日始終其勞者南昌周令君也尋爲大書書其額及東并銘與楹庭并姓氏詳碑陰云

顧涇凡小辨軒記

凡天下從大而視小不精從小而視大不盡此夫以識爲大小者也居明不可以見暗在暗可以見明此夫以境爲辨塞者也惟道顯諸仁藏諸用其藏也復其顯也辨物無非用用無非仁逝而反廢而徵非心之所爲也道也有然而舉九德之卦復若小焉耳言復者莫辨于大學之

道知止而後有定以能慮止者復也不復不止
止而慮則其辨也天下而反之身心意遞相復
也遞相小也而意復于知復于知則彌小耳乃
又在乎格物物天下之物也格則其辨也心不
在焉乃至視不見聽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在
者不復也不復雖食味聲色不可知而又奚辨
焉學道者因至開闢之文爲主靜之說夫自然

之道靜知止則靜耳安所得靜而主之象曰商

賈不行后不省方此非主靜之言也環天下之

辨于物者莫若商賈之行與夫后之省方何也

合其意識境界與天下之物遇而後辨夫遇而

後辨固有所不及辨者若夫不行而行不省而

省所謂自然之辨也與然則聖人何小乎復而

大乎乾復之小乾之小也乾之大復之大也乾

大而明終始復小而辨于物其知一也聖人于顏氏子問仁告之曰克己復禮爲仁此亦顯仁藏用之說至視聽言動皆復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知吾友涇凡君懷顏氏之資幾學易之年有意乎是以名居稱名以小而取數乎故廣其義以貽之具以諗于諸君子知復之所在者

蘄水朱康侯行義記

天下有意義之事非庸庸人所得與也何也庸庸人不足以受此名不足以食此報蓋必存乎其人雖然以爲名而張之報而收之則亦庸庸人之事非有人其中也人之大致惟俠與儒而人生大患莫急于有生而無食尤莫急于有士才而蒙世難庸庸人視之曰此皆無與吾事也

天下皆若人之見則人盡可以餓死而我獨飽天下才士皆可辱可殺而我獨頑然以生推類以盡天下寧復有兄弟宗黨朋友相拯絕寄妻子之事耶此俠者之所不欲聞而亦非儒者之所欲見也以予所聞亡友河内太守蘄朱子得之弟康侯有足記者其從兄子貞破千金之產豪浪結客產盡去而爲漁大澤中不得魚殊泣

自傷康侯曰如此天下聞之必以俠爲慚歲與之田百斛曰吾非爲子貞入口者也初子得病且劇自度不可起割田其宗人爲公私費康侯益爲廣之得四百斛曰先岳伯太守之遺也施予必稱父兄可謂儒者其最著在急難友人姜夔一事夔黃岡諸生與王子聲二一鳴康侯等爲十二友子聲嘗爲我語夔於長安以爲才坐遊

大吏貴人所口語捕逮急對子聲已前死莫爲言蘷跳身亡去北至代所在十年矣獨其母老人與婦居丁零訟係至求死不可得康侯常居間存活之又時時上書理蘷後稍有哀蘷者得白蘷乃出曰我不可復爲郡縣諸生矣取貲所遊而遊太學以交于賢豪長者公卿間豁吾意康侯曰子行而嫂饑奈何吾有田數十畝近齊

眉歲可栗六百斛他豪泉物稱是以給嫂幸無
內顧憂夔曰可矣起别去擇日治文書行此所
爲康侯之義也或曰異日夔必有以報康侯非
也康侯何以必知異日耶或又曰康侯爲人故
拓落自喜一時聞人如郭美命瞿睿夫焦弱侯
皆相慕豔爲之記以傳康侯微亦有名之意耶
予觀康侯非泄泄爲名者天下凡有意義之事

常力不能致而心喜之口道之喜極而致固人情也如予於康侯未有聞也而獨聞之偶愚偶愚曰非惟如是而已康侯固留意內學者文字之外別有所窺若此者亦非予所知也獨怪江楚之間不少學者江多儒俠而楚多俠儒以所聞見其於兄弟宗黨友朋之急好以其身與焉而不出於庸庸人之見者亦幾何人也彼誠無

所窺者耶康侯祖江居貴能世其家學必有出文字之外者姑記其行義以風云

宣城令姜公去思記

余識宣城令荆人姜君竒方孝廉時長者後余遊宜行永陽林樹修遠厨傳甚飭已又見其人士沈君典梅禹金之流文雅風快爲之欣然令數來攸攸如也令朝京師會余上試令故江陵

相弟子師也不數日江陵弟子介令候余余謝
不敢當意令且計見寵遊之矣然令終用平徙
得治粟郎已復貶山東小州屬監太山妃祠余
異之葢去宦十年丞武林而病痘宦人聞之愁
然趨比巳宦人聞之脫然喜余又異焉夫姜君
者亦蹇諤重進止質行人耳治縣當亦無有奇
何以恩乎一日宦父老諸生來言狀如之且曰

令無以予民然善爲條如前役者長常署人田
多者得收其旁戶租常自入豪蕩比前徵後補
補射爲諺卒發覺一人至負租百萬犯至死嘗
戍邊者至一家九人連年不決遣令至乃與因
約能輒抵所負爲除不能遣未盡十日四空更
爲法行條編均里甲里自徵輸因以許稅如程
至無可笞故事吏贖常利金得自與開行其十

之三游聲不在民矣緩急無所匃令曰若此所
謂金生而粟死者也歲嘗侵奈何乃大治諸庾
累穀至七萬餘石主以一耆老人然令在縣六年
無凶災後乃遘歲水敗蓺穜流死然後以此不
饑嗟夫作令如此亦可思矣余歎曰然則何以
遷無殊則諸生瞠然造前曰沈君典在時言之
矣雖江陵相亦極知姜令賢然嘗謂其子令不

與我親常衆見我後江陵相横不肯持父喪問
荆人士在都者嘗云我何開獨羨有後言因以
忮去且夫仕宦遇合者時也惠音者基也其時
在上其基在下然則何以去十年而後思中一
父老般仙飲淺而前曰始令之勤吾宦也食稈
衣藕亡晝夜忽忽勉循其民間勞疾喜興立繼
致口咄咄不能言常心計而手條之乃至顏色

黎露耳目將靡一時流吏姍笑爲愚然至今號令有所利便民者常君之法也乃今而後知之余不覺流聲歎曰若宣之民可謂能言其君矣百姓何負於長吏哉書之告後來者

青蓮閣記

李青蓮居士爲謫仙人金粟如來後身良是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心神如在按其本末窺

峨嵋張洞庭匡廬陽繇齊山孤縱曉映止此長
江一帶耳風流遂遠八百年而後乃始有廣陵
李季宣焉季宣之尊人樂翁先生有道之士也
處邵而神清休然穆然五經師其講授六德宗
其儀表達人有後爰發其詳夢若有持淸都廣
樂徘徊江庭以視將之日以爲汝子覺而生季
宣因以名生有奇質就傅之齡驟雜千篇殆欲

上口弱冠能爲文章雲霞風霆蔚神逸氣遂拜
賢書名在河岳公車數上尊人惜之曰古昔聞
人雅好鳴琴之理子無意乎李宣奉命筮仕授
山以東濟陽長資孝父以事君亦資事君而事
父也三年大著良聲雅歌徒咏然而雄心未弇
俠氣猶厲處世同於海鳥在俗驚其神駿遂乃
風期爲賈患之媒文字秖招殘之檄矣君慨然

出神武門登太山吳觀而嘯日使吾一飲楊子
中泠水亦何必三周華不注耶且親在終致吾
臣而爲子矣則歸而從太公釋從驪牢夷猶乎
江皋眺聽壺觴言世外之事顔如也起而視其
處有最勝焉江南諸山翠微浥瞬几席欣言久
之夷堂發叟層樓其上望遠可以賦詩居清可
以讀書書非仙釋通隱癯儒之言皆所不取然

季宣為人偉朗横絕喜賓客而無城府故天下之軸也四方遊人車蓋帆影無絕過江不見季宣即色沮而神懊以是季宣日與天下遊士過從相與浮柏跳踉淋漓頓挫以極其致時時挾金焦而臨北固為褰裳蹈海之談故常與遊者莫不駘騁相視嘆曰季宣殆青蓮後身也相與顏其閣曰青蓮季宣嘆曰未敢然也吾有友

江以西清遠道人試嘗問之道人聞而嘻曰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時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陳隋風流君臣遊幸率以才情自勝則可以共浴華清從階升娭廣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蕩零落尚不能得一中縣而治彼誠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滅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將

其才氣凌厲一世倒騎驢就巾拭面豈足道哉

海風江月千古如斯吾以爲靑蓮閣記

新建汀州府儒學記代李太守作

汀爲漢南部地水爲丁厥象文明唐開元間繇福撫二州輿隟之地爲州而寻撫人也於汀接建武而來固習其山川風氣矣郡學故宋紹興間守鄭公移置中爲聖殿其後爲明倫堂至開

慶初守胡公移殿於宮西而堂其東北不稱所
以尊嚴先師之意　國朝以來時修時圮以至
于今猝未有易其位置而新之者亦其時也今
　上歲丙午予以比部郎積歲來守是邦三日
謁廟起立周矚庭廡多茀溽弗治慊焉久之問
其星土則自予省章貢石城而來蜿蜒陸離興
爲九龍支于横岡學在其東雲矓飛來拜相其

中七井休光奐斗河通宜其文章蔚縟以洪
人文地氣猶若有待而充者其士之未振與其
地之飭與退而謀之同寅曰文翁在蜀而禮
殿與僖公居魯而泮宮作及今不理誰執其咎
度貲而言之大吏報可諏辰鳩工伐堅以梁向
胥以甓頹舉敝易漏捷以色最後因諸生之請
也而復明倫堂於殿之北以迨櫺塘廊向齋廬

庖湢靡敢不虔以飾葢若干時而告成然後士
之入其門見崇垣修廡翼翼其相引也升其殿
堂見丹靑黼黻煌煌其相秩也入其室見俎豆
絃籥詩書翕翕其有以相罝也固皆鼓舞焉廻
翔焉若臻皇宋之舊規而相與歡樂之矣乃諸
生復求予言所以學而因爲記予三讓不敏而
乃晉學官諸生于庭曰嗟夫士知所以學乎三

代養士皆有法周衰法壞而寖爲近之仁義道德上下所以相成其法一出于是故宋之君子醇正詳雅履規蹈繩平居則相與談詩書談禮樂以觀先王之風存聖人之澤至於遠流離從容就之而無激無怠是非上有以宿養下有以自得而能耶我　國家建學立師養士之法繼三代而軼宋近所爲修功令厲學官者尤至濃

純也雖深谷斗絕被化滋久醇茂日蒸況其前列餘風去宋未遠楊子直親受建安延平之學而龜山豫章之裔在吾宇焉至于李伯紀文信國致命來茲此數君子者于道德仁義暐奕貞固何如也無非汀士父老子弟所習言者耶由數君子所爲學者積焉而趨于大成則 國朝所以養士之意具在若夫山之拜相水之文明

會其時而多士以興猶未足以塞太守厚望諸
生作新學之意也於是學官諸生殷殷焉間閭
焉有概于予言也而覆之學門以爲記

南昌學田記

古有井田學校出于一各有以養其民以登于
學誦數而歌舞之潛積斂給以一其情于仁義
禮樂之具而恣之成以仕其鄉閭有塾則鄉老

爲之師民朝于田而暮于學也魯作泮宮鄭不
毁鄉校有司于此獻囚碎之成士於此議鄉大
夫之政其於上下之際亦重矣而未有經理其
田係之以學者葢所謂養民以及賢食而教之
畯而𤼵之故出于一而無肥瘠之憂也至于先
師論奠視服鍾簴籩豆之物歲時謹而修之又
無所事于田也泰不師古阡陌開而庠序塞漢

興不能起而一之馴至有宋慶曆間始詔天下
郡縣皆立學而其後何司乃始嚮學往往飾其
器于禮樂而講其財於仁義以是爲政之情耳
蓋我　國家役學徧天下分之以餼而合之以
饌其德於士也亦既飽矣然而文化廣美弟子
員之來歲有增益如余所覩南昌生儒乃至七
百餘人歲時有課命也而無有以食之其情不

可以久至於貧而以告者固無以應也春秋釋
菜所受胙滋益多乃至假市牲而獻余受事祠
下考文章而憮然于軒楹間有日矣計安所得
田而為制乎葢且令令君寧國黃詹為政且亦
稔于兹而始得所為俸幣之餘若干者為易城
南田若干石而廪于學宫之東為歲以石十五
為牲而其餘以課士上有行而貧無以存者以

一二石與之其出入學請于縣以行而報于學使者𦍒以令爲端而以來茲爲繼仝庚乎其不窮于學也已雖然以爲具而止乎吾將以田語于學植者閲所爲儲田皆上腴也而近于官非遼也然而田之不以其人且稗且廢得𣻣廢矣而主者視之不讉數猶莫得而知也數具矣而出之不稽不以食勤士振介潔而廪之乎他猶

非余易田意也予覩諸士中多從余也恢奇秀好之資比比而是且日近宮廡而遊師帥紳晃之間此亦由之美而近者矣然不以美學不以學至于道能無稗且縻乎如此田雖美不知其美也以美而學且于道不日月比其成多少淺深之數亦莫能明也比其成矣而要之適于用不爲吾先師而用猶不以田祀也不爲吾同道

若而用猶不以田隷士意有行者也若然者無
亦非吾養士意耶是故聖王治天下之情以爲
田禮爲之耜而義爲之種然非講學亦無以耨
也于是乎穫而合之仁安之樂至于食之肥而
天下大順嗟夫天下之於一邑也一而已矣侯
將有大于斯者姑爲取于養賢及民者而申之
勸云

臨川縣新置學田記

臨川學宮自城南而遷故寳應浮圖地也與廣壽寺並衡而南學宮乃募田以養其學官弟子而廣壽之田至若干頃中頗侵削去十一二前袁侯復之予爲記其事若曰田之設以成道資而覺世也道非世俗忙人所能得庶幾禪律之士有一䁥其大道外生死者焉蓋其開而修以

惟也已而主其出者瀾漫耗蠹不以給四方禪律法喜之食而四方之以禪律至者亦皆鈍劣朽憊不稱威儀應食之義寺虛有其田而田亦虛有其寺固未問者之不壯而於弘廣甚深微妙之際終莫能有所明也我劉侯撫其册而悲之曰敝敝者而何以多日爲法王以衆生爲田吾聖王亦以人情爲田禪以禪悅食儒以儒悅

食裁彼賦此亦天下之通義也遂取其若干畝與郡校而入若干畝與縣學宫爲經紀學官傳士諸弟子禮際振絕歲費出入皆有程於是諸博士先生弟子忻忻焉言言焉稽首而贊曰侯之惠也而仍以侯之旨屬記于予予因就博士先生而驗之曰侯蓋惠而已耶其以爲教也吾有質于此則必以受斯田而食焉者爲閒者乎

忤者乎王子墊問士士何事豈非以士爲閒者
與孟子曰尚志仁義而已殺一無罪非仁而取
非其有非義凡世俗之所爲猝不可得而閒者
要非必於仁義之事也誠能去其非而是之志
則其閒殆甚固然之廣居居之而已成然之大
路由之而已如此而大人之事已備士復何事
之有哉士固天下之閒者也博士先生盱衡而

燕坐諸生儼雅而遊翔上無公方期會之侵下無井里竭蹶之苦舞蹈太平之世咏歌先王之風當此之時其亦有不閒者乎吾道廣矣大矣能無以願深矣微矣能無妙思慮其慮何以近聖人之居食其食何以專聖人之事有開焉而加修惟也乎仁以耕義以種至于安之樂食之肥而役侯之數有獲於無窮不然飢飡已具猶

彼之裁而此之賦也吾黨相與爲惠而已耶先生覺然避席而與曰是侯旨也而亦王之志也砥于言而籍若田于左

續天妃田記

高皇帝即位二年勑太常司博士孫子初定儀封號天妃歲以正月十五日三月念三日䝉祀文皇帝即位遣使者高品鄭和等遍海外國

欲有所聞妃著神海上天子親記其事歌呼之
祀龍江之上置守者尸羽人而和等復以金銀
諸飾物爲妃報焉　今上九年卿陸公以和所
獻貯銀三百兩買高橋門外田畝百歲入銀二
十八兩爲禱祠時有所修治費後五年予卒太
常官屬視役堂又見和所留金銀步搖花樹卮
匜合注之屬豔焉冠上花鳳流蘇玲瓏多斷落

不可檢綴念妃若天之貴人氣物之內惟虛生

神海者地之積虛處也故曰天乳因以爲妃若

以坤爲媼金爲母傳者遂曰斗中有玉女焉光

響欲嚀因而像之爲作環飾此今時王妃非天

妃也然閩之神無求于人而善悲人悲心不除

所以此爲神也今廟下王者日夜供養靈帳飾

除㕦芳执燭所以歌雩祝塞甚恭歲常百人而

前時所藏追卹諸飾物又非妃所御竊以人道
事妃當亦有所悲也乃藏其諸黃金諸物而銷
其白金爲兩者得二百二十六焉以續高禖門
外田二頃二十畝歲屬銀三十九兩六錢歲給
羽人廟者布花三兩樂舞生道士人三錢廟戶
七人人二錢二祭爲主祭者飯三兩六錢餘以
待所欲治或益置田廣妃之悲施焉記因所其

後

遂昌縣滅虎祠記

癸巳冬十月虎從東北來甚張忽夢猜有二猝逝登堂有言虎嚙其鄉西牧豎子予嘆曰予德不純氣之不淑耶予刑不清威之不震耶何以然氣如是下令將以十月望吉告城隍之神文曰吾與神共典斯土人之食人者吾能定之而

不能於止虎民曰有神夫虎亦天生貴不如人
神無縱虎吾將殺之呼吾民任兵者簡其銳以
從捜之叢塢是夜見有一冠幞袍靴白鬚圓顔
長者見夢若予與同爲法官治獄者持一文書
示予予曰必殺此二渠以償長者微笑指文書
中一處示予若前所云虎亦天生之旬意望予
寛之予正色爭不可長者知不能奪復微笑曰

徐之謝樞密公意何狥耳予覺知神有意乎然
然者然已戒不可止之藥塢午至晷見虎虎奔
一虎倨嵩嶼蕭不可近予曰知之矣旬餘齋居
夜念樞密公兵象也有得虎者與嘗禍之是夜
不能寐覺外洶洶有聲問之獲巨虎雄也虎皆
廣尺餘長幾二尺身七尺驚其雌三日遶而號
其山中伏矢斃死松陽界中東北抵萬山忽夜

震如裂民曉視之得巨虎首二八股草血淋漬
縣人懽異甚然以公出郡中月餘歸志立祠也
復報有虎于嘆曰神其罪于老氏曰佳兵不祥
莫如以慈衛之遂就報顧佛寺旁大樹下祠爲
滅虎祠祠楹審公非真能滅虎也虎滅無迹則
亦滅之乎爾祠以後獲虎三五向後虎聞遂稀
神之能有茲祠也爲之銘曰惟山之巖有猶

有虎神其司之甚力而武神來見夢予為立祠以衛吾人依於大慈遂伐三彪驀立文皮乾屍於幽微其髑髏丁壯出作翁孺倫嬉非我德民神滅其畜畜由人與非虎非豺我去其害物象而和神其安之與民休嘉

遂昌縣相圃射堂記

蓋今上二十有一年三月望後三日予來遂昌

又三日謁先聖廟甚新從學宫諸生講堂堂敝
其後益庳問所藏書無有問縣㝢中或有他學
舍為諸生講誦無有也四月朔始克視事發檄
有學使者陳公所為書命諸生射諸生皆對不
能云無射堂也按縣治南石梁緣溪而迤有斷
垣負牛山故令鍾曾為若堂者今廢而其旁壽
光僊人有宫壖蕪甚迮衍可以相益諸生言如此

爲之欣然擇吉乃授地形於學宮於君可成劇
君思問黃君繼先且以報學使君且營射堂矣
請以學租三千錢爲端而予爲縣官於祿入固
無所愛凡諸之獻金矢而不直者賦其材或以
輸作會夏五月大雨水諸山之材畢來工作咸
集六月堂成迫東陂埏而甃其西山有峯迴澗
而遂門其空夕陽也門之中引泉爲池池之上

除道甚脩凡百數十步而爲堂可以馳步射也
道左右各廣丈餘而靈若繩爲學舍者各十五
屬之門其舍修容二人合之可坐生徒六十人
闢開如也繚以垣六月甚七月積作者若休八
月而後克成費百金其右旁武射塲也射率歲
閏兵壯兩隸餘月課捕盜賊射虎尚不中程何
以令士射夫士射亦禮射而可耳六藝射於禮

樂爲近天子之選士祭必射於澤宫卿大夫士歌采蘩采蘋言士有幽微而可采也予所以爲池將歌蘋蘩而薦士焉非射而已也男子始生爲爲弓矢以射天地四方必先有志於其事勉所以不愧爲男子者豈惟射哉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天下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緣境

起情因情作境神聖以此在圓引化不可得而
遺也何謂忙人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此皆
天下之忙人也即有忙地焉以昔之何謂閒人
如嚴樂山仁者樂水此皆天下之閒人也即有
閒地焉而昔之甘苦二者誠不知於道何如然
而起則遠矣朝市之積則有田廬山水之餘則
爲寺觀故寺觀者忙人之所不留而田廬者閒

人之所不奪也臨川古爲名郡五峰三市在焉三市者市也五峰之間闢有觀九寺十三菴入明以來大爲佗人割奪盡乃至稱貎無所而古永安寺境界歸然獨完其田則大半無有矣邑侯袁公起於蘄黄來宰於兹廣山川之精深性相之學披圖而嘆曰臨川人之僧閒人也一至此乎有能從吾言而反其田者吾徒也於是郡

弟子劉某背籍所買田若干畝上之侯以歸於寺侯爲欣然告世尊而撫之曰此所謂孝子劉某也而適是時有僧大千贖得南都藏經以至而尊置之寺侯曰有其書矣而無其人何於是有浮梁僧水月爲達觀先生弟子精心苦行通於評唱之義適來寓斯人士與遊始知有所謂宗門者久之長于寺僧大初來講蓮華經聽者

千餘人得田而食無不懽喜贊嘆曰此固我佛之福田也豈不曰此田也豈不曰彼無父母妻子之屬先王所禁遊民者吾非真有所憎利其田姑以替其種類云耳嗟夫此所謂奪閒人之物以將養忙人也固一其說然試以語彼使天下皆忙人而無一閒人皆忙地而無一閒地則亦豈成其爲世相也哉且今所從

遊於二氏者彼亦有所業非所禁遊民也如其爲遊民法固禁之久矣所惜者遊人之非遊而閒人之未嘗閒也非閒非遊不可以涉道是故聚百閒人而食之必將有意乎道者焉聚千閒人而食之必將有進乎道者焉不已而食閒人至於萬猶將有得道者焉道之喪世也久矣幸而有一人焉其何禁於千萬人之閒而奪其養

哉即未有之庶幾有之如以食百千萬人之閒者轉以養百千萬衎人其必無冀於有道者矣則亦蕃其種類而已然則侯所爲存寺者或不在田而在道飯器無疏香色有異後之遊閒逞來食於茲田者其亦有感於侯之弘願云

宜黄縣戲神清源師廟記

人生而有情思歡怒愁感於幽微流乎嘯歌形

諸動搖或一嘘而盡或積日而不能自休蓋自
鳳凰鳥獸以至巴渝夷鬼無不能舞能歌以靈
機自相轉活而況吾人奇哉清源師演古先神
聖八能千唱之節而爲此道初止爨弄參鶻後
稍爲末泥三姑旦等襍劇傳奇長者折至半百
短者折才四耳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極人物之
萬途攢古今之千變一勾欄之上幾色目之中

無不紆徐煥眩頓挫徘徊恍然如見千秋之人
發夢中之事使天下之人無故而喜無故而悲
或語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聽或側弁而哈
或闔覩而笑或市謳而揖乃至貴倨賤傲貧嗇
爭施瞽者欲玩聾者欲聽啞者欲嘆跛者欲起
無情者可使有情無聲者可使有聲寂可使諠
諠可使寂饑可使飽醉可使醒行可以留卧可

以興鄙者欲艷頑者欲靈可以合君臣之節可
以浹父子之恩可以增長幼之睦可以動夫婦
之歡可以發賓友之儀可以釋怨毒之結可以
已愁憤之疾可以渾膚鄙之好然則斯道也孝
子以事其親敬長而娛必仁人以此奉其尊享
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終少者以此長外戶可以
不閉嗜欲可以少營人有此聲家有此道疫癘

不作天下和平豈非以人情之大寳爲名教之

至樂也哉予聞淸源西川灌口神也爲人美好

以遊戲而得道流此教於人間訖無祠子弟開

呵時一醪之唱囉哩嗹而巳予每爲恨諸生誦

法孔子所在有祠佛老氏弟子各有其祠淸源

師號爲得道弟子盈天下不減二氏而無祠者

豈非非樂之徒以其道爲戲相詬病耶此道有

南北南則崑山之次為海鹽吳浙音也其體局
靜好以拍為之節江以西弋陽其節以鼓其調
諠至嘉靖而弋陽之調絕變為樂平為徽青陽
我宜黃譚大司馬綸聞而惡之自喜得治兵於
浙以浙人歸教其鄉子弟能為海鹽聲大司馬
死二十餘年矣食其技者殆千餘人聚而諗於
予曰吾屬以此養老長幼長世而清源祖師無

祠不可予問倘以大司馬從祀乎曰不敢止以
田竇二將軍配食也予額之而進諸弟子語之
曰汝知所以爲清源祖師之道乎一汝神端而
虛擇良師妙侶博解其詞而通領其意動則觀
天地人鬼世器之變靜則思之絕父母骨肉之
累忘寢與食少者守精魂以修容長者食恬淡
以修聲爲旦者常自作女想爲男者常欲如其

人其奏之也抗之入青雲抑之如絶絲圓好如
珠環不竭如清泉微妙之極乃至有聞而無聲
目擊而道存使舞蹈者不知情之所自來賞嘆
者不知神之所自止若觀幻人者之欲殺偃師
而奏咸池者之無怠也若然者乃可爲淸源祖
師之弟子進於道矣諸生且莫𢙣之無令大司
馬長嘆於夜臺日奈何我死而此道絶也迺爲

序之以記

文

七卷

三十六